

中國歷史研究  
資料叢書

# 東南紀事

神州國光社



## 四版序言

一、本書原名「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」今改爲「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」以符合實際內容。

一、本叢書是由前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，以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，異族入侵，以及邊將作亂，宮廷政變等內憂外患爲中心；輯錄被歷代「官書」所拚棄的史料，收集民間散藏的有關鈔本；初步的考證稿本真僞，審定其史料價值，並將所得不同版本互相參照校訂，再分段標點，以作史學研究者的參考資料。

一、所輯史料，很多出自當時的官僚地主，幫閒文人的筆記殘稿。他們的立場觀點，站在統治階級一面，對於反抗他們的農民起義，懷着最大的敵意，所以記載事實很多歪曲，恣情誣蔑，極盡詆毀。高明的讀者，只能披沙淘金，汲取有用部份，作爲參考。

一、本叢書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，中間雖再版二次，未作修訂。這次爲求減少錯誤，改正現有訛漏，曾作了全面的校勘刪改；但因能力所限，訛誤之處仍恐不免，還請讀者不吝指

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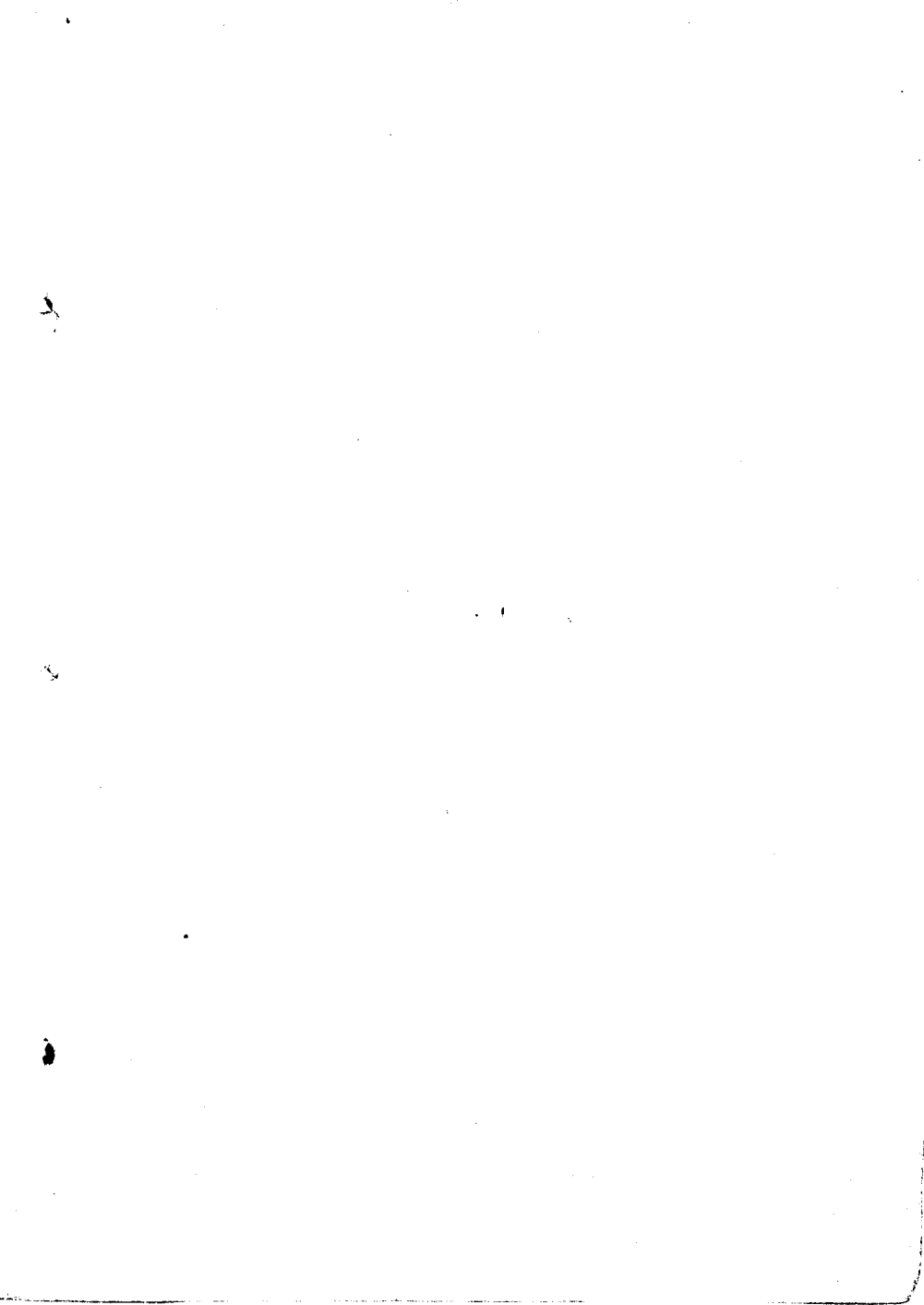
- 一、本叢書每冊包含不同史料多種，爲便利讀者另冊採用，每冊標一書名。
- 一、此次對錯字訛漏的校勘，對序言的刪改，全由神州國光社編輯部門單獨進行；如有「以正改誤」或「刪改不妥」的地方，當由我社負其全責。

一九五一、八、十一。

# 目次

保定城守紀略	清戴名世	三
榆林城守紀略	清戴名世	二
乙酉揚州城守紀略	清戴名世	三
江陰城守紀	清韓 葵	三七
江陰城守後紀	清許重熙	八二
江上遺聞	清沈 濤	八
江變紀略	明徐世溥	一〇三
揚州變略	明佚 名	二七
淮城紀事	明佚 名	一三
東南紀事	清邵廷策	一四
江南聞見錄	明佚 名	三七
東江始末	明柏起宗	三三

保定城守紀略·專載



崇禎十六年，因賊禍孔棘，建牙之吏，遍於畿輔，人地互乖，權位牽掣，乃撤去總督二，總督治巡撫九，總兵二。而保定舊設一總督，一巡撫，至是撤去總督，而以兵部右侍郎徐標爲巡撫。標別募兵七千，肄習戰車火器成一軍。京師凡千里，凡設總督二，巡撫九，皆治兵以擁護京師。自山海，永平，達於通州，天津，而昌平，而懷柔，而陽和，而宣府，而大通，而寧武，至山東，河南，凡十三節鎮，居京師咽喉皆指之處。卽有緩急，可呼吸惟命。然法令久弛，兵與將多不習戰，賊至輒望風潰。惟保定堅不下，死義甚烈焉。

初賊之漸逼畿輔，上倚督師李建泰，保定巡撫徐標以爲重。建泰之出也，遷延觀望，託言有疾不能軍，其左右已陰通賊。而徐標行部至真定，爲副將謝嘉福所殺，遣人出固關迎賊。是時新在保定知府何復未至，同知邵宗元署府事。而郡人張羅彥，以光祿寺少卿家居，羅彥兄弟五人，其兄進士張羅俊，弟諸生張羅善，武進士張羅輔，皆守死。而張羅詰出亡，幸以免。

3  
初上之命建泰督師也，甫出京，而宣雲已報陷。保定總兵馬岱介，夜見張羅彥曰：「賊分

兩路來，任珍自固關，劉芳亮自河間。吾當出鎮蠡縣，居衝要以待敵。請殺妻子以決死戰。城守之事，一惟公等任之。」羅彥曰：「諾。」旦日，偕果焚其妻孥十一人，率師去。羅彥兄弟與宗元，及後衛指揮劉忠嗣主城守事，收召鄉兵得二千人，與郡人故邠州知州韓東明，故平涼通判張維綱，諸生韓楓等，刑牲盟北城上。而適聞真定之變。謝嘉福以反書至，羅彥裂之。而分汎設守，部署稍稍定。

監視太監方正化者，舊守保定有功，素善羅彥，因羅彥以識宗元，與知府何復先後至。復之來，爲保定也，誓必死而後入。旣入，宗元欲以印授復。復曰：「城中事先定自公，不可臨敵易主，以搖視聽。吾當同生死耳。」大會諸生，講見危授命章，聞者爲之益奮。

李建泰軍道潰，所齎帑銀以數萬，衛者僅親軍五百人，退師抵保定。守者不納。賊將劉芳亮且至。建泰使其中軍郭中傑、李勇，因金毓峒以求入。金毓峒者，爲監察御使有聲。十七年春正月，召見便殿賜宴，命監甯大軍，宣大俱奉建泰節制者也。及宣大失，復命留守保定。是時保定之圍，賊騎已充斥。毓峒入城，謂守者曰：「勉之，戮力固守，以爲京師捍衛，此睢陽之烈也。」散家貲犒士，士皆爲之感泣。至是，毓峒謂羅彥宗元曰：「吾等不可使督師陷賊。」乃開城納之。」



明日，芳亮兵抵城下，呼曰：「城上人何以不降！」羅彥顧其下，厲聲曰：「苟欲降者，取我首去！」劉忠嗣撫劍曰：「有不從張氏兄弟者，砍之！」怒目髮上指，衆諾聲如雷。賊驚，顧退五里而舍。是爲三月二十日也。

明日，賊大至環攻。會聞京師已陷，羅彥兄弟、宗元等哭曰：「曩者身城守，今則復君父仇矣。」各飲泣北向拜，又羅拜重訂盟。毓峒大出銀牌懸堞上，購賊頭。羅彥復出錢佐賞。賊乃穿城壕澗其流，伐木攻具。

二十二日，賊大攻西北陔。守者奮殺賊無算。賊繞城詬，守者更切齒。張光祿隨射書入城，說以國亡誰與守。建泰得之，以示何復。方正化曰：「宜爲闔郡生靈計，得一用印降書，足以免。」正化泣不應。復曰：「復固未嘗受印也。卽有印，復必不爲此。」乃召宗元。宗元至而自顧其肘曰：「前日何公讓印，而宗元不辭，爲城守先在宗元耳。今事急且抱印死，卽何公爭亦不與。肯以送閣下降書乎？」宗元江南一老貢生，下吏薄祿，尙不肯北面事賊，閣下以宰相專征，不圖報萬一，乃爲趣降，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？」建泰不能答。其從卒欲兵之，思奪其印。宗元擲印於地，拔佩刀欲自刎，左右力持之。俄而羅彥、毓峒馳至，取印納宗元懷中。曰：「亟上城禦賊！」

二十四日，賊火箭燒城西北樓，何復焚死。李建泰親軍反，殺方正化於城上。城遂陷。

張羅彥歸至家，先是書壁曰：「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，誓死井亭。」及是視其妻妾及子婦入井，而後自經。有三犬守之不去，一賊跌足過，犬嚙之絕其拇。羣賊駭，乃藉藁埋之。羅俊擊賊刃脫，兩手抱一賊，嚙其耳，血淋漓口吻間，大呼曰：「我進士張羅俊，不降者我也！」羣賊刺殺之。初羅輔欲衛其伯兄羅俊，潰圍出，羅俊不從。至是射殺數賊，矢盡馳馬橫刀砍賊，賊圍之裂屍死。羅善投井死。而羅彥之子晉，羅俊之子坤，皆不屈死。

宗元挈印投城下，賊獲之，欲奪其印，不肯，罵賊死，手猶持印不解。賊斷其兩指取印去。毓峒守西城，城陷。一綠衣賊追毓峒入三皇廟。毓峒拳擊賊仆地，攜監軍御史印，投廟前古井死。武舉金振孫者，毓峒從子也，素負氣，城守多殺賊。至是同事者多解甲匿，振孫衣其銀鍔，戴胄佩劍大呼曰：「我金振孫，金御史姪，城頭殺賊者我也。」賊支解之。

劉忠嗣先城未破一日，手授其婦女弓弦自盡，身仍登陴，城破被執，猶奪賊刀殺兩人，剜目劓鼻以死。

左衛巡捕文運昌，同妻宋氏死。韓東明投井死，子仲淹射賊墜城死。張維綱罵賊死。舉人高涇死於水。孫縱範被殺。張爾翬同妻唐氏死。貢生郭鳴世手擊賊死之。諸生賀誠同妻女死。

何一中同妻趙氏死。王之誕同妻齊氏及三子二女俱死。韓楓同妻王氏死。

其餘殉城者，世襲指揮則有劉洪恩，戴世爵，劉元清，呂九章，李照，李一廣。千戶則有李向忠，楊仁政，紀勳，趙世貴，劉本源，侯繼先，張守道。百戶則有劉朝卿，劉悅，田守正，王好善，強忠，武王爾祉等。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，同子張之垣，〔戰死〕。副總兵呂應蛟，〔縊死〕。武進士陳國政，〔投井死〕。忠順營中軍梁儒孝，把總申錫，郝國忠，中衛鎮撫管民治，主簿沙潤明，材官王遵義，醫官呂國賓，王之璜，王之瑄等。諸生則有杜日芳，王弦，馮澤，王胤嘉，吳拭，韓廷珍，楊善舉，何光嶽，韓紹淹，韻學曾，王敬嗣，王繼桂，趙君晉，王昌祚，孫誠，趙世珩，楊拱辰，王建極，阮積學，王世珩，王致中，周之翰等。義民則有田仰名，田自重，〔互殺其妻，乃自縊〕。劉宗向，楊強子，張嘉善，鄭國甯，李茂倫，王捷，張智，劉養心，朱永寧，胡來獻，胡得迎等。儒士則有劉士璉，王景曜，黃棟等。〔或罵賊被殺，或自縊死。〕

而婦女之殉節者，則有陳禧母張氏，母楊氏，妻常氏，妹諸生金纓妻陳氏，並侍婢四人，進士王廷綸妻張氏等，凡六十人，俱投井死。諸生高植妻王氏，舉人高柱妻劉氏，錦衣衛千戶賀詰妻霍氏等十一人，俱自縊死。而張氏一門，自羅彥下死者二十有二人。羅彥伯母李氏，罵賊死。羅善妻高氏，攜其三女，羅輔妻攜其幼子二女，張晉妻師氏，羅士妻高氏，羅詰妻王氏，張震

妻徐氏，張巽妻師氏，羅彥妾宋氏，錢氏，田氏，皆投井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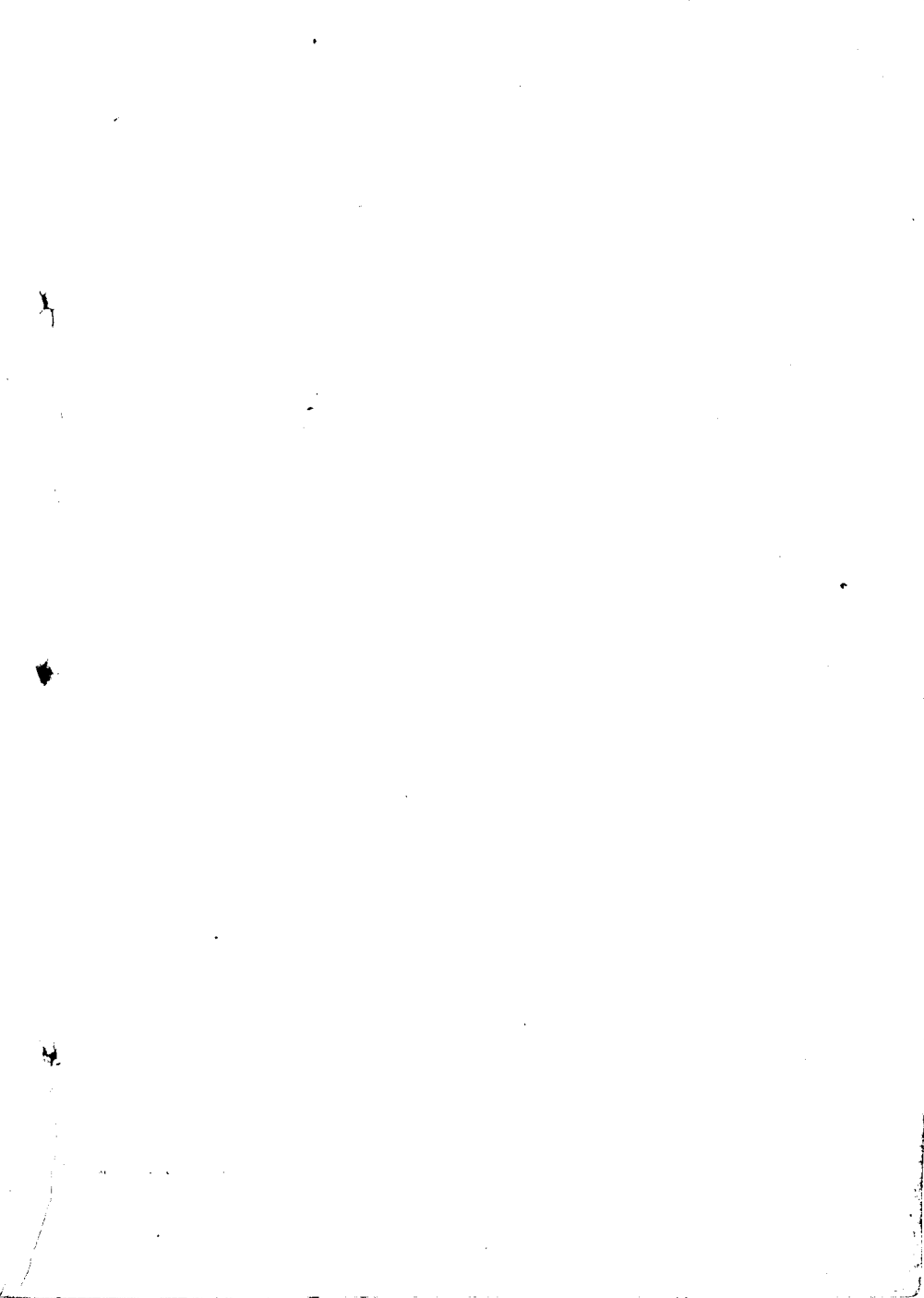
而羅彥妻趙氏，當城破之時，語羅彥曰：『余忝受朝廷誥命，願與君同縊。』乃結雙環於井亭，先引環，環絕墮地，傷股落二齒，及少甦，匍匐入井，（是時子婦及妾已死於井矣。）自投而下。踰一日夜不沉，家人聞井中有聲，出之，復索刀欲自裁，家人防之不得，倒投於井中。旋浮水上，又不死。閱兩日夜，有鄰人挽之出，曰：『夫人環不能死，井不能死，此天欲以孤付夫人也。』是時晉幼子華宗尚存，乃匿空室中，已而潛出城以免。

初自成聞保定堅守，議出師，及既陷，猶欲屠之。或有止之曰：『保定守於京師已亡，此忠義也。何可盡殺！』乃止。然城中街巷，死屍狼藉，溝渠皆滿，僞官使其軍士舉之三日不能盡。而郡人故工科給事中尹銑，舉人劉會昌，貢生王聯芳，諸生王世琦，皆與韓東明，張維綱，佐羅彥宗元守城者也，劉芳亮仍執而殺之。且懸賞購張氏金氏子弟之存者。郡人莫應，已得毓嗣姪肖孫，問毓嗣子所在，備極炮烙，終不言。賊釋之，遂以免。

而李建泰竟降賊，賊率之入京師，而以僞將張洪守保定，張洪分收諸下邑。

而馮倣居蠡縣，勢弗支，自刎弗歿。張洪縛而致之自成，自成以其將斃，釋之。尋爲僧遁去，不知所終。

榆林城守紀略·專載



明時天下之勢在九邊，而陝西有三：曰延綏，曰寧夏，曰甘肅。延綏之屬有四衛：曰慶陽，曰延安，曰綏德，曰榆林。榆林與河套接壤。河套東接山西偏頭關，西至寧夏，相距二千里而遙，北濱黃河，南以邊牆限之，自古郡縣繡錯其中。明初，卽唐受降城故地，營東勝，跨河北，以衛套中。己而棄東勝不守，則河套遂失。而鎮將駐綏德，苦遙制非便。成化中，都御史余子俊巡撫延綏，相度形勢，增置營堡，而移綏德重兵鎮榆林。清釐陝人有伍籍詭落及罪謫者，徙實之。與屯出，立學校，事皆創始，而經畫周密，自是榆林遂爲大鎮。

其地多沙磧，民不事生產，大抵荷戈從軍，俗尙雄武，而多將才，有氣節，視他鎮爲最。

崇禎初，府谷人王嘉胤反，自是盜大起。名賊巨滑，皆在延安府屬，官軍不能制。崇禎十六年，米脂賊李自成陷西安，遣其僞亳侯李過，僞磁侯劉芳亮，引兵北略地至榆林。

綏德王氏世將家，世國世臣者，兄弟也；府谷尤世祿，世威，閩闕亞王，而威重過之；此兩家官榆林久，遂家焉。李昌齡者，鎮蕃衛人，起家勳冒，以故總兵僑居榆林，會延綏巡撫崔源之，總

兵王定先後望風走，於是兵備副使祥符都任督餉，戶部郎中黃岡王家祿，副將惠顯，潘立勳，與諸將及士民集議。參將劉廷傑曰：「賊雖破西安，三邊尙爲國守，吾榆林爲天下勁兵處，一戰必奪其氣；然後約寧夏，固原爲三師以遞進。賊可破也。」衆曰：「將軍議是。」故兵總尤世威曰：「受國厚恩，敢不執囊韉，援抱鼓以效死！」王世欽，故山海關總兵也，前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死戰而後可以死守。苟不然者，非丈夫也！」皆憤激瞋目，擐甲登陴。適延安人舒君容，與賊將黃色俊，先後以自成手書來說降，且賫五萬金來犒師。衆從城上遙語之曰：「吾榆林之人，男不知耕，女不知織，縣官轉餉以食我，垂三百年矣。忠義節俠，著於九邊，肯爲賊屈乎！」賊稍稍退。於是衆共推昌齡署總兵事。街巷各聯結大社習兵。

先是賊將至，或告昌齡曰：「公罷官久，無軍旅之任，且此土非公之鄉也。盍去諸！」昌齡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」榆禁王土也。吾爲國大臣，奈何舍之而去！果此城不守，吾當與之俱亡耳！」

至是昌齡瀝血誓師，分汛以守。而南城樓，則爲都任，王家祿，惠顯，劉廷傑，尤世威，定邊副將尤翟文，坐營游擊劉李英；而故保德州知州踵乾健佐之。城之東南隅，則爲右營游擊劉芳馨，姬維新；而安邊參將馬鳴廉佐之。城之東觀遠樓，爲潘立勳，故山海關副將楊明，兵備中軍



柳永年，火器營都司郭遇春。東城信地樓，則爲故永平餉督戶部郎中張雲鶚；而故西安參將李應孝佐之。前東門空心樓，則爲王世欽，右營遊擊尤養鯤；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韓等佐之。後東門樓，則爲李昌齡；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，故孤山副將王永祚佐之。北城敵樓，則爲故真州知州彭卿。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，則爲故柳溝總兵王世國，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；而左營遊擊陳州知州柳芳佐之。新添門樓，則爲故遼東總兵尤世祿，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；而左營遊擊陳二典，故湖廣監紀趙彬佐之。督巡街巷，則爲定邊副將張發，旗鼓都司文經國。晝夜巡視，部署甚整。而時時出兵大戰，頗多斬獲。

先是賊自謂榆林中父老皆其鄉人，度不煩兵而下。至是賊怒，悉衆薄城。城三面傍山，一面臨河，城北有護城五墩柵與犄角，賊不敢近。而東南山阜參差，祠廟林木隱蔽，賊依之而軍。而海潮寺尤逼城下，賊入其中，潛爲地道穿城。爲故總兵侯世祿，與其子拱極所覺，亦穿地截之。賊乃於沙上起飛樓，與城樓相對，矢石交至。尤世威與尤翟文自南門出，戰於榆楊橋，賊乃却。翟文戰死。（翟文者，世威之從弟也。）東門亦懸壯士出擊賊，賊披靡，將退守綏德，請益師。而城中有奸民舉火應之，賊復環攻。越日南城將穿，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備缺。又越日城陷。士女皆登屋巷戰，刀楯之聲不絕。是爲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。